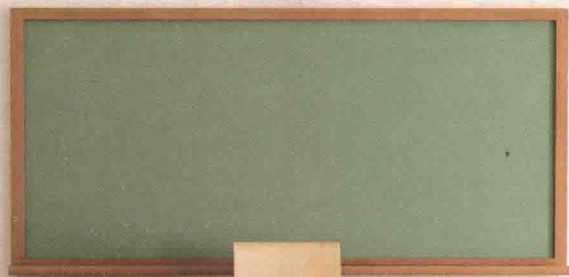


澳洲留学的那些事儿



Study
in Australia

秦岭 / 著



当当网
澳洲留学类图书
销售第一名

最新彩色
修订版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澳洲留学的那些事儿

秦岭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秦岭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洲留学的那些事儿 / 秦岭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313-4804-7

I. ①澳… II. ①秦…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662号

澳洲留学的那些事儿

责任编辑 姚宏越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粉粉猫书装设计工作室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804-7

定价: 24.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44871130



阿德莱德步行街，两颗大铁球是步行街的象征，也是阿德莱德城市的象征。



阿德莱德唐人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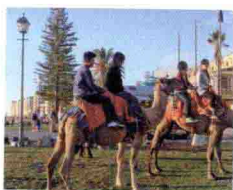
阿德莱德全景



阿德莱德大学



1. 爸爸的话 / 001
2. 第一个寄宿家庭 / 004
3. 所谓的阿德莱德 / 010
4. 入学报到第一天 / 017
5. 高中同学 / 022
6. 大排档似的课程 / 028
7. 我的那些高中老师 / 033
8. 说什么都没错 / 039
9. 请病假 / 043
10. 新的寄宿家庭 / 046
11. 开发朋友攻略 / 051
12. 不要依赖别人的经历 / 055
13. 寻找打工的过程 / 059
14. 那段打工的日子 / 064
15. 最“悲惨”的春节 / 068
16. 史上最复杂的高考制度 / 072
17. 在国外的“中文”课 / 077
18. 我的18岁生日 / 082



19. 与日本女孩交锋 / 084
20. 报考大学的日子 / 087
2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091
22. 放肆的假期 / 097
23. 跟坏人对话 / 101
24. 阿德莱德大学 / 107
25. 朕上大学了 / 111
26. 品酒课 / 117
27. 遭遇传教士 / 121
28. 跟DK族混的日子 / 124
29. 我亲爱的Swift / 129
30. 迷人的海 / 133
31. 澳洲！澳洲！ / 139
32. 那时的爱情 / 147
33. 死里逃生般的考试 / 155
34. 意外的毕业典礼 / 160
35. 雷死人的面试 / 166
36. 他们眼中的中国 / 171
37. 朕的第一份工作 / 176
38. 出国到底要花多少钱 / 182
39. 吃不起香蕉的日子 / 184
40. 到了澳洲才知道 / 187

1. 爸爸的话 ■

——政治老师看我上课半天才进来，还问我干吗去了怎么迟到，我就说了4个字：我要走了。然后就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老师跟同学都很疑惑，一直看着我走回到座位上。可是我却发现，因为自己从来也不学习，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拿，我就又站起来跟我周围的同学说，我要走了，东西都不要了，你们谁要啥拿啥吧。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对我来说，出国并不是像我后来描述的那么刺激。初中的时候父母就有打算让我出国，去俄罗斯，主要原因是因为便宜，跟当时的国内大学价格一样，问题就是我不会俄语，不会俄语中的那个哆嗦舌头的发音。后来没去成。

上高中后，我一贯的散漫作风有所改变，变得极度散漫，打不了，管不服，说不听，最终把自己逼上了留学这条路。跟很多没出过国的家长和孩子想法一样，那么多在国内学不好的出国都能学好，想必国外真的很简单。

之所以后来被我描述得那么刺激，是因为虽然我知道我会出国，但

是消息的确来得有点突然，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是周二，下午第二堂下课，一下课就有朋友跑来跟我说，看到我妈妈在校长室呢。我很奇怪，家长会都没来过，来校长室干吗？就我这个素质的学生，还有管教的必要吗，何苦麻烦高层？我冲向校长室，却发现并没有人。这时候也上课了，我走回教室门口的时候，看到妈妈和一个女人站在一起，那个女人的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机票，妈妈来学校是给我办退学的，不得已来告诉我，是因为机票要我签名。教室内还在上课，妈妈让我进去收拾东西。飞机是周六的。

我的反应向来比正常人慢一拍半，进了教室也没彻底反应过来，那堂是政治课。政治老师看我上课半天才进来，还问我干吗去了怎么迟到，我就说了4个字：我要走了。然后就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老师跟同学都很疑惑，一直看着我走回到座位上。可是我却发现，因为自己从来也不学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要拿，我就又站起来跟我周围的同学说，我要走了，东西都不要了，你们谁要啥拿啥吧。之所以我没说自己出国，是因为当时我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脑袋一片空白，比较麻木。

当时正是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时候，我们市也要选送学生去比赛，就在市内办了一次作文比赛。由于本人比赛时以纯粹发泄的态度恶批了一顿学校和应试教育，本以为不被骂一顿就不错了，结果还弄了个一等奖。加之学校一贯的凡是好事一律小事化大的作风，弄得都知道了我那篇文章。题目叫作《消失了的我们》。偏偏事情就这么巧，在谁也不知道，也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我人就没了。直到我第一次回国的時候，还有同学问我呢，你去哪隐居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仓促的局面都归功于我妈妈，如果说我爸爸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那在我看来唯一在某些方面比我爸爸还要

聪明的人，就是我妈妈了，也正因为此，妈妈对自己是高度的自信，这种自信的体现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前不跟任何人请示，事后也不跟任何人交代。我很欣赏。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像我父母这样两个绝顶聪明又有大智慧的人怎么就会生出我这样的产物呢？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爸爸个子矮，结果就这么点儿特点被我结结实实地继承了。所以，我也常劝我父母，优秀品质一般都是隔代遗传，别看我是不怎么着调，你们将来的外孙子肯定错不了。

从离开学校到离开国内，虽然也有5天时间，但是我完全忘记了那5天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想应该是麻木的，麻木地收拾行李，并没有任何出国的概念。只是很麻木地知道自己这几天的事情，是要收拾行李，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不知道。

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在我走的前一夜，跟我谈了一宿的话。当时我并没有把爸爸的话理解到位，我只是以为，那是爸爸的教导，希望我出国后可以改邪归正。不过现在想想，其实那只是一部分，很小的一小部分。我当时没懂的，是爸爸的不舍和担心。记忆犹新的是他坐在书房桌子的后面，低着头，用右手的食指敲了一下桌沿。他没有表达的是，他会非常地想念我，但是父爱是沉默的。

那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出国后，是你自己去打拼了，父母再也帮不了你了，记住没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无论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坚持下去总会变成可能。

其实现在在我心里，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遗憾的是，我却没有做过他的学生……

2. 第一个寄宿家庭 ■

——我有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有钱人住在东边，没钱人住在西边，后来被一个熟悉情况的人一语道破：外国人有钱没钱的都开车啊，住在西边？那还不得一大早上迎着个大太阳上班，到了晚上还得再迎着个大太阳下班。这道理，真科学。

现在想想，当年实在是走得不够潇洒，居然带了3箱子的东西，都没有想到过等我到了澳洲那边下了飞机这3箱东西怎么拿。后来认识了一个北京小姑娘才意识到自己多不洒脱。人家也是第一次出国，就带了一个小箱子，还没装满，咣里咣当就来了，人家的名言，带什么东西啊，带钱就行了，什么东西钱买不到啊。呵呵，要不怎么说中国那么多城市只有北京的个性是“城”呢，果然有差距。

比较幸运的是，在新加坡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人，40多岁在香港出生在澳洲长大的人，跟我坐一班飞机。也许是他经历得多，一看我的穿着打扮外加麻木的神情、呆滞的目光，就知道我是第一次出国，过来问我，吃不吃薯片。80后的孩子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啊，陌生人给你吃的不能要，不是不礼貌，那里边可能有毒药。我本

能地拒绝了，但是他却一直跟着我。由于经验不够，辨别能力较低，我还特地在机场偷偷地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汇报情况。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人家的确是出于好心。在之后的旅程，他随时随地为我提供帮助，包括填写入关表格，领取行李，都是他在给我弄，一直护送我到下飞机，直到接我的教育部和寄宿家庭的人来。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有他，我还真没想过怎么把60来斤的箱子从传送带上搬下来。最后，他还要了寄宿家庭的电话才走掉。我到了澳洲后，他时不时地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接我出去吃饭，去朋友家里玩，去唐人街认识认识路，也算是我的贵人了。他老婆是白种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但是奇怪的是，男孩长的就是纯黄种人的样子，女孩则是纯白种人的样子，真是奇怪，都没有混血的特征。一直没敢问，难不成是重组家庭？

总的来说，从下了飞机那一刻起，我就适应了，这得益于我先天的反应迟钝，对于所有不适应的东西我也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不适应了。外加我从来没遇到过语言问题，我从一开始就能听懂，也能交流，上课和生活方面不存在语言问题，所以适应得比较快。不过有贵人，也就有小人：第一个寄宿家庭，还有也是寄宿在他们家的一个日本女孩。

先说这个所谓的寄宿家庭，其实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给我们这帮未满18周岁的留学生找的临时监护人，就是一个当地人的家里。其实一开始去，住在当地人家还是有必要的，一是可以练习英语，二是刚到那儿对什么都不熟悉，也有个能指点一下的人。寄宿家庭的选择其实差不多是自己选的，出国前，教育部会传真表格过来让自己选择想住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就自以为是地把“文化不同”这几个字儿给忘了，以为找一个家里头孩子多点的吧，好能趁着哄孩子玩学学英语啊，就要求一家俩孩



我朋友寄宿家庭的房东和她儿子，人都很好。

子的，其中一个八九岁。

结果，完全是我自己想得美！给个Tips（告诫）哈，如果您有生之年也会遇到我这号的选择，千万别选有孩子的，有也要15岁以上或者3岁以下。15岁以上的小老外已经非常有个性了，连爸妈都不理才懒得搭理你；3岁以下的小破孩儿就是再闹也能轻松地把他揪起来丢出去。就这八九岁阶段的孩子最完蛋，这叫一个闹啊，家里也不管，见啥管你要啥，不给就哭啊

闹啊，回头还编些乱七八糟的理由上他爸妈那告状去。

我的那个寄宿家庭，从地理方位来看应该是属于比较有钱的，在Adelaide（阿德莱德）的东区。我有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有钱人住在东边，没钱人住在西边，后来被一个熟悉情况的人一语道破：外国人有钱没钱的都开车啊，住在西边？那还不得一大早上迎着个大太阳上班，到了晚上还得再迎着个大太阳下班。这道理，真科学。第二个让我觉得这家有的是，一进去我吓一跳，这个建在街拐角的小别墅外边看着一般般，一进家门从这头一眼望不到家那头，当时我是觉得真有钱，现在倒是觉得，有钱都不会花，那叫什么设计啊，从房间走到厕所都得骑自行车了。

到了之后，这两位“家长”一下子就露出了贪财的本性，我折腾了

2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对我这个小猪来说那叫一个困啊！他们明明知道，居然还残忍地非让我去银行换钱，先把租金给了。当时我也不懂，跟他们去了，后来慢慢对比才发现，那个倒霉银行给的利息最低，真是赔了。澳洲银行利息给得相当高，所以一定要慎重调查选择。每个月我就喜欢看它给我寄来的明细上写着利息多了多少钱，那感觉就像钱白来的似的，相当有成就感了。不过也有个规律，利息越高的银行需要走的程序就越多，办事情就越慢，那种没什么利息的银行办事效率明显高不少……

咳咳……不好意思跑题了，咱接着说这外国的家啊，风俗习惯跟国内还真不一样，让我最震惊的一次是，放学回到家，到了客厅发现来客人了——一位年纪比女主人稍大的中年女性。我进去时，客人正跟这对夫妻欢声笑语地聊天呢，见到我进来，他们马上很热情地把我叫过去，给我介绍，我一听这介绍，还以为我听力出问题理解错了呢，那个女的居然是男主人的前妻，这位前妻还风趣地指指自己说“First wife（第一个老婆）”，然后指指女主人说“Second wife（第二个老婆）”，说完大家跟听笑话似的大笑。这男的，行，挺有手段啊，这老婆跟扶正的小三儿关系都能调剂得跟姐们儿似的。服了。

再说那个日本人，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地长期地接触日本人，开始我对她还是很友善的。

表面上她对我是嘘寒问暖的，背地里家里一箱子一箱子的东西邮过来送给寄宿家庭做礼物。这也就是了，人家日本有钱咱比不了，可是让我讨厌的是她却经常在寄宿家庭成员面前，说我的不好，但在我面前的时候说寄宿家庭的不好，好像跟我关系不错似的，背后总去寄宿家庭那里打小报告。什么人品？我一直都不是很介意。反倒是觉得她很白痴，

这就是一个寄宿家庭，你能在这住几天啊，看不出来都是吃钱的主啊，用不着溜须拍马啊，你贱不贱啊。我一直寻思换个寄宿家庭，但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去提这个申请，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们给日本人吃的东西和给我吃的东西不一样。可把我乐坏了，终于有借口了。

听说德国汽车出名的时候，有日本人去德国汽车厂，那是豁出命去了，故意让人家老总把自己腿撞残疾了装可怜进了人家公司，当看门老头，到处打听。工作几年后消失了，日本汽车业崛起，人家说的还好听呢：我们不做技术的开发者，我们要做技术的开拓者。我呸，要脸不了，人家考试98分的卷子拿过来背下对的改了错的，第二天考个100分，还有脸宣扬？我还真想知道，你们有啥是自己的？那个日本女孩傻了吧唧地告诉我说，她出国学费宿费都不花钱，政府给掏。我问为啥，我以为是她学习好呢，结果她说，政府要她每周都写一份总结，这周上了什么课，怎么上的，用了什么学习材料，然后连同材料的复印件一起邮回日本……

我是不伺候了，放学去了教育部要求换寄宿家庭，说完原因后，人家果断地说，不行，理由不够充分，那啥叫充分，教育部举例说有一个留学生在寄宿家庭家里发现手枪和毒品，这样的就给换了。我都服了，寄宿家庭不是你们教育部审核考察批准的吗，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一刻我就想起爸爸的话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换个寄宿家庭，肯定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已经被这么坚决地拒绝了，我还能怎么反驳呢？这时候对方已经站起来了，一副送客的架势。我一咬牙，抬起头很坚决地说了句，你不同意我换，我就不走。

非常管用，她吧唧一下又坐回来了，眼珠子一转来了句，不是不给你换，正好赶上新生入学，我们人手也不够，给新生安排房子都很紧

张，实在没时间帮你调换。其实她能这么说我心里已经乐了，我说您这意思就是同意给我换了呗，只是没有时间给我找地方是吧。她表现得很无奈地说，对啊！我马上就坡下驴：好，你同意我换就行，我自己找地方，肯定也是在你们教育部登记的寄宿家庭，如果我自己找到了，可以搬了吧。

很快我就搬走了，走前寄宿家庭还说了我几句，说我不该去教育部里说他们家坏话什么的。好像是教育部找他们问了。不说你坏话说好话啊，就你们那嗜财如命的小人样吧。后来他们混得也很惨，那个日本小姑娘也去教育部告他们，再后来搬进去的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韩国人，也把他们告了。女主人跑去教育部那里哭，教育部还把几个召集过去问到底为什么。呵呵，为什么，得罪中国人，讨好日本人，最后都这下场。

3. 所谓的阿德莱德 ■

——有些小朋友，为了听到一声车鸣喇叭，而站在路边等着，等到有大车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右手握拳举起，然后胳膊上下移动，表示要求司机按一下喇叭给他们听，大部分司机都会按一下，让这帮小孩如愿以偿，然后就见那帮小孩兴奋地相互击掌啊高呼啊，好像中了彩票似的。

阿德莱德（Adelaide），位于澳大利亚南部，南澳省的首府。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依山傍水，四季常青，很小很安静的一个城市，说实话跟珠海有那么一点点类似，尤其是那小机场，和一下飞机时的那种感觉，我想若是珠海的人初次去阿德莱德，一下飞机说不定会误以为飞机转悠一圈又飞回珠海了呢。

澳大利亚虽然在地图上看跟中国在时区上差不多跟没时差一样，但是其实不全是，为什么说不全是呢？澳大利亚把自己的国家分成了三个时区，跟中国时间最接近的是西澳大利亚，冬天的时候与中国没有时差，到了夏天才有，因为澳大利亚分冬令时和夏令时，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传说咱们中国也搞过，但是由于交换时间那几天实在是到处一片